

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一百二十卷（宋）呂大著撰

宋刻本（卷三十至三十八，六十一，七十四至七十七，九十一至九十四配鐵琴銅劍樓影宋抄本）。框高十九·二釐米，寬十二·九釐米。每半葉十五行，行二十六字，細黑口，左右雙邊。

存二十九卷（卷九至十三，十七，四十四，五十四至七十三，七十八，一百六）

呂大著，行實無考。或為宋時書鋪中人，或應書鋪之約專為書鋪作此書者。自《資治通鑑》問世以降，司馬光自己已覺其卷帙浩博，難以卒讀，故躬自動手，又作《目錄》，又作《舉要曆》，希圖撮出其要，使人一目瞭然。其後，《通鑑紀事本末》、《通鑑綱目》、《通鑑節要》、《資治通鑑詳節》等書先後迭出。這些書雖然性質並不完全相同，但目的都是要為《通鑑》舉其綱，張其目，使人披覽。書鋪主人最會捕捉市場信息和讀書人心理，特別是舉子們應試用書，更是書賈必爭的出版選題。於是就又有陸唐老編《增節音注資治通鑑》一百二十卷、題呂祖謙輯《增節標目音注精議資治通鑑》一百二十卷，以及署名呂大著編輯的《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》一百二十

卷等相繼問世。這些書從書名題法之張揚上，即可斷定其乃書鋪所為。

點校一詞含義明確，無須加以解釋。標抹，是宋人特有的做法，也有特定的含義。

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十五著錄《古文關鍵》二卷，謂：「呂祖謙所取韓、柳、歐、蘇、曾諸家文標抹注釋，以教初學。」表明「標抹」與教初學有關。《四庫全書總目·古文關鍵》提要批評明人重刻《古文關鍵》，「不知宋人讀書於要處多以筆抹，不似今人之圈點，以為無用而刪之矣」。可見「標抹」是宋人讀書時於重要詞句之旁用筆鈎抹的粗重墨線，後來演變成爲提示讀者而在刻版時便將這些詞句右側抹線鐫粗，因而印出來的書葉要句之旁就都自帶標示性墨線，這就叫作「標抹」。此書版面之上就帶有不少這樣的標抹，故在書名中便將其表示出來，以便招徠讀者，這是宋時書鋪子慣用的手法。所謂「備注」，即注釋完備，含義也非常明確，亦無須贅解。而「增節」則比較費解。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一部元刊本《增節標目音注精議資治通鑑》一百二十卷，該書前有抄配之元好問的序文，謂：「汝下戈唐佐集諸家《通鑑》一書，以東萊呂《節要》爲斷，增《外紀》、《甲子年譜》、《目錄》、《考異》……若事論，若史傳，終始括要，又皆

科舉家附益之者。」透露出「增」是指增添某些內容，如《資治通鑑外紀》等；「節」是指刪略冗文，節取其要。這些詞語雖然是書之內容的表徵，但亦帶有濃重的廣告宣傳色彩，是書鋪刻書的一大特點。

此書已具有類書性質，其間各卷都分立很多小題目，如天文、律曆、祥瑞、讖書、異端、歲時、帝紀、儲嗣、巡幸、用兵、兵制、諡號等，顯然類乎主題標目，使人不必通讀全書，而可根據需要按標目進行查檢。這也是書鋪為方便讀者所做的功夫。

此書還有很多簡、俗、異體字，如嚴、竟、數、變、經、綱、斷、万、国、蕭、命、关、属、粮等，非俗即簡，這也是書鋪刻書慣有的現象。且觀其印紙墨色、字體刀法、版式風格，乃閩建刻本無疑。

此本鈐有「鐵琴銅劍樓」、「子雖金石」、「瞿印秉沂」、「瞿印秉淵」等印記，表明其曾為鐵琴銅劍樓之物。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卷九有著錄，並謂「此宋麻沙本……為《通鑑》君臣事要總記，皆分類摘事，以便行文捫拾，亦當時習科舉之書也」。今藏中

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李致忠）